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45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苹果夫妻

□湖南株洲 石少华

一台加长大卡车停在小区大门外的街道上,一对操着外地口音的夫妻站在打开了尾板的下车卖苹果。夫妻二人三十多岁的模样,穿着朴实而整洁。他们背倚着的是一箱箱码放整齐的苹果,上面罩着的带有尘埃的篷布和晋M的车牌,显示其来自遥远的山西。

买苹果的人不少,短短不到二十分钟,就卖出了十多箱。

夫妻俩很和蔼,零散、成箱买都行,台秤就架在车厢上。妻子称重、收钱,还不忘向在场观众和买主宣传家乡苹果的好处。丈夫很少言语地忙碌着,时而拿着小刀,切一小块让人试味,时而又爬上车,给顾客拿一箱苹果下来,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那天晚饭后,朋友约到一茶馆谈事。我出了小区,就被夫妻俩营造的这种眉目传情、用微笑代替言语的交流所吸引。

夫妻俩我认识。每年立冬后春节前,他们都要从老家拖来一车苹果,来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刚摘下装箱的苹果鲜美光亮,“咔嚓”咬上一口,满口生津,甜滋滋的味道直沁肺腑,让我误认为卡车上永远生长着一季常年不败的秋天。

每年我都要买他们两箱苹果,也算是熟人了。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连年选择来这里卖,妻子说这个城市人好,不欺生。丈夫补充说这里的城管好,从不对他们呵斥,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是城管和善地告诉他们,城市的主街不能摆摊,但晚上可以摆在居民小区集中的支街上。

这会儿没有顾客,我看见丈夫熟练地拆

开一个装过苹果的空纸箱立着防风,打燃早已放在地上的炉子。锅里的水是妻子刚刚拿了两个可乐瓶子到公共厕所接的。不一会儿,水沸腾了,丈夫下好面条盛在碗里,递到妻子手里,妻子推了推,说:“你吃吧,我吃中午的。”丈夫推了回去:“你吃,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妻子有些迟疑。丈夫果断地松开手,回头拿起旁边的一盒食物:“我就爱吃剩菜剩饭。”丈夫边说边向盒子里倒了一些煮面后剩下的热汤,拌了拌,吃了起来。妻子往丈夫的盒子里夹了几筷子面条。

晚上11点多,灯火阑珊,我从茶馆回。远远看见苹果车还停在那里,已无围观和购买的人了。夜凉如水。丈夫正把妻子托上高高的驾驶室。妻子回头招呼车下的丈夫早上来休息。

我知道夫妻俩为了节约开支,晚上睡驾驶室。白天他们再把车开到一个市场去卖苹果。

丈夫围着卡车转了转,踢了踢轮胎,拉了拉篷布绳,走到车尾,收好台秤及其他工具。正要合上尾板,来了一位客人,要买一箱苹果,丈夫爬上车,从里面拖出一箱。此时又来一位客人,要称零散几斤。妻子从驾驶室窗户伸出头喊:“要帮忙吗?”丈夫边回答不要,边把已经收拾好了的零散苹果拿出来,让顾客挑选。

我看到头伸出车窗的妻子有些疲惫,她虽然看不到丈夫,但一直扭头望着后面,脸上洋溢着关切和温暖。

苹果很香,远远就能闻见。我想,他们的生活除了黑夜,还有这甜甜的苹果的芬芳。

蒸年馍

□如皋 吴建

儿时最盼望的事莫过于过年,真正体味过年的感觉,是从蒸年馍开始的。

准备的过程很是烦琐。首先得准备面粉。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趁晴天用大缸淘小麦,洗净晒干,用小推车推到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面粉分头成粉和二成粉。头成粉蒸的馒头雪白的,留待客人用。二成粉蒸的馒头黑黢黢的,自家吃。接着准备柴火。蒸馒头需要猛火,麦秆、稻秸之类绝对不行,一擦擦劈好的木材才是好料。父亲找来闲置的木棍、树根、断木头,用大板斧劈成尺把长、胳膊粗的木块,堆在灶膛后。还要准备大蒸笼。蒸笼是个稀罕物,一般做木匠的人家才有,一到过年就成了抢手货,亲戚邻居轮流用,想用的须提前预约,晚了排不上号麻烦就大了。再就是备馅。那时多用青菜萝卜作馅,将青菜洗干净切碎,把萝卜洗好刨成丝,放入大脸盆里,加入葱、姜、蒜及适量的油、盐、味精等拌匀,馅儿就做成了。条件好的馅儿放进肉糜,味道就更鲜美了。

蒸馍的前一天晚上要把面发好。那时蒸馒头没酵母粉,用的都是老窖面头。发面是一项技术活,要请头脑灵活、有点做面本事的人来干。发好了的面盛在大缸里,上面捂上被子、大衣,凌晨三四点要起来接上新面。天一放亮,一家人就起床了。父亲把蒸笼挑回来了,头一笼里还放着上一家新蒸的几只白馒头,说是不能空笼。蒸馍时,忌讳外人突然造访,仿佛这样会带来不吉利,一般在院门口置一扇竹栅栏,告诉来人暂且不要打扰,也有的人家干脆关上大门,直到馍馍顺利出锅,才高高兴兴开门迎客。

蒸馍开始了,全家除了咧呀学语的幼儿,其他男女老少齐上阵,烧锅的、揉面的、打水的,齐心协力,各司其职。父亲往大铁锅里舀满水,盖上锅盖,然后在灶膛里引火烧锅。母亲和三个姐姐则忙着将发好的面搬出来放在桌上,掺入面粉,擀面、切面,包馒头。只见母亲快速地拈起一张圆而薄的面皮摊在手心,用筷子蘸些馅儿放入皮中,左手一合,右手随意捏几下,一只圆鼓鼓的馒头就“诞生”了。姐姐们也个个心灵手巧,一张张面皮在她手中迅速变成粉嘟嘟的“胖小子”。空笼里垫上布垫,把做好的馒头放在上面,一笼里至多放二十个。笼里满了就一屉屉架在铁锅上,此时灶膛里火力要猛。我给父亲添木柴,父亲不时加柴火,又奋力拉动风箱。蒸笼不断升腾出一团团雾气,厨房里被浓浓的雾气笼罩着,热气腾腾的,外面北风呼呼,寒气逼人,蒸房里却暖意融融,人们个个穿着衬衣,谈笑风生。屋内屋外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

终于起锅了,父亲将一笼笼冒着热气的蒸笼端下锅,扣翻在竹帘上。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个白馒头,顾不上烫手,张嘴就咬。大人们也暂时放下手中活计,拿起一个品尝,欢天喜地地品论着馒头的味道。

蒸馒头大约需要大半天,蒸得多的人家甚至要一天一夜。蒸好的馒头除留一部分过年吃的,其余的待冷却后封进坛子里,等青黄不接时慢慢吃。还有人家将长馒头切成片,摊在竹帘上晒干,以后随吃随取。

而今,故乡再也没有人家蒸馒头了。哪怕再小的集镇也有几家馒头店,馒头随时随地可以买到。儿时蒸年馍那人、那景、那情,都已凝结在时光里发酵成一份独特的情怀。

烟火人间

正确地发疯

□南京周敏

周末与朋友一起吃饭,她说最近压力比较大,想发疯。我正打算宽慰她一番时,朋友却邀约我一起去玩剧本杀。一场近四小时的剧本杀酣畅淋漓地玩下来,朋友心情大好,结账时朋友说这是她疯得最痛快的一次。

看着朋友开心的模样,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我回朋友:“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发疯方式,请一定要叫上我。”

从古至今发疯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被视为艺术,有的被看作癫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给疯做了解释,他认为理性定义了疯,理性之外的行为叫疯癫。

发疯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将理性作为发疯的基准,那么在理性之上的发疯可以称为艺术。《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王徽之见夜雪而起,赏雪对酌,雪夜吟诗,甚至连夜冒着鹅毛大雪刺骨寒风乘小舟溯江而上行百来里去见画师戴安道,等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他竟然没有叩门拜访,而是又自个儿乘船冒着风雪回去了。王徽之这番狂致着实够疯,他也是为了自己尽兴而疯,并未打扰到还在酣睡中的戴安道,所以他一疯成名,简傲洒脱,如遗世独立的神仙。

还有一种疯,是理性的疯。《世说新语·雅量》篇中记载,谢安与人下棋时收到与苻坚在淝水作战的侄子谢玄的战报,他看过后神色如常继续下棋,别人问谢安战况,谢安只是说了句“小儿辈大破贼。”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作战总指挥谢安却还在与人下棋,不得不说是够疯,谢安与王徽之疯得大不相同。王徽之可以尽兴而疯,谢安则是克制的疯。作为一个政治家,谢安不能在人前喜怒形于色,他必须要尽可能地保持理智。

理性之下的疯,就是荒谬。同样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食五石散成了风流名士们逃避现实、追求自由的方式。他们把五石散当作灵丹妙药,不仅自己吃,宴饮雅集时还会邀请别人一起服用。何晏、夏侯玄都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却因为“吃药”最终丢了性命。

王徽之疯得通透旷达,谢安疯得沉着理智,他们都在正确地发疯,疯得名垂千古。发疯也是一种创造力的表现,塞万提斯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艺术家的发疯,但只有在你保障了所有人自由边界的发疯,才是正确的发疯。就如同友人那日的疯,也令我一扫心中的不豫,无比畅快。

微情一刻

延伸的书房

□南京赵培龙

真正购书、藏书,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军校学员每月都有津贴补贴,平时吃穿用度全是供给制,除了买肥皂牙刷、邮票信封等,剩下钱就可用来买书。军校毕业时我已有多类图书三十多本,毕业分配托运行李时明显超重,软磨硬泡,负责托运的助理员同志才同意给我加重付费。

分到南京后住集体宿舍,衣柜就一个木头格子,放完衣服书就无法进入,只好将常用书排放在桌面和床头靠墙一边,其余找来木箱存放集体贮藏室。几年过后,我有了一个小单间,找了一个多层木柜子,这时书虽然多了,但好歹有了安身之地。调到机关工作后,两人一间集体宿舍,大家各有一个小书柜,阅读还是十分方便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爱人和孩子随调南京,承蒙领导照顾,分给我一个带有小厨房和小卫生间的单间宿舍,但空间小到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一张饭桌和几张板凳,墙角处还能放一个简陋的木头衣柜,我的书只好仍然放在集体宿舍。时间来到九五年底,我终于分到五十平方米的公寓。激动之余,我在小客厅放了个多层文件柜,权当书橱使用,书多,挤得满满当当。

本世纪初,我终于分到一百多平方米的

公寓。装修时,我专门设计了书房,买了四个漂亮的实木书柜,同时购买了写字台、电脑等。有了它,我的学习写作方便了许多,再也不愁书没处放了。然而,仅两年多光景,随着不断买书,我的书房又开始拥挤起来。虽然每年都淘汰一些,但由于舍不得,左挑又拣,一次根本淘汰不了多少。有些书只好移到客厅和卧室,弄得家人抱怨不已。后来购书干脆放在办公室,可年把工夫办公室里也是书满为患。我在南京调整了四个单位,每每离开时都要淘汰几大捆书,每每心痛不已。后来尽管十分慎重,但喜欢的书还是咬牙买下来。

两年前,我即将退休。办公室的书同样要跟我回家养老。虽然现在家中书房比先前大了许多,但放书仍然拥挤。怎么办?为了这些“知心朋友”,我想了几个方法,一是留下喜欢的,二是赠送朋友,三是卖掉过时陈旧的,四是捐赠图书馆。现在看来,捐赠这一招真不错。我一次性捐赠某职业学院图书馆七百多本,学院领导很重视,专门举行捐赠仪式,让图书馆辟出专门陈列室,并允我随时去图书馆阅读包括馆藏的所有书刊资料。现在,相当于我的藏书增加了数十万册,我的书房由几十几平方,增加到了数千平方米。

约是与船桨擦碰,宛若谛听水声的耳朵;那些灰黑色的伤痕,是多年前与岸边的石头撞击,留下的一抹痕迹吗?

暮然间,想起王维的画作——《雪溪图》,静谧萧瑟的冰雪世界,树木凋零,人烟稀少。画家用墨色染溪水,坡石渍染,映衬两岸白雪,整个画面清幽淡远。溪水中有一叶篷船,船夫撑篙而行。那一叶轻舟,如一幅画的明眸,把观者引入想象,江皋寒望尽,客官于冰天雪地中乘舟独行,或是归念断征篷?

又想起张岱的《湖心亭看雪》,300多年前,也是个雪天,四野皆白,半痴半醒的文人张岱解缆归舟,桨音寂然,行向茫茫烟雾,到达湖心亭,遇二位同是痴者的金陵人。酒炉里的酒正烧得滚烫,邀约张岱同饮杯中酒,把酒话情谊。一叶扁舟,成就了一桩旷世奇遇。眼前的这条小舟,在它过去的生命里,一年四季,曾载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行驶在这景致如画的山间河流里,有过怎样惊鸿一瞥的过往?

神思浩渺间,一阵山风呼啸而过,树枝乱颤,风吹在脸上,如同刀割,我“啊”的一声惊叫,分明听到了回音,来自河流、草木、小舟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了回音,穿越时空的遥远回声。

城市琐记

岁月弦歌

山间孤舟

□南京关立蓉

我下山时,已是薄暮时分,游人散去,四下安静。凛冽的风吹过,枝头残雪,簌簌滚落。树叶摩挲的“沙沙”之音,如汹涌涛声,在山间回荡。天空中各种颜色错杂,间或传来一两声“啾啾”鸟鸣,空旷辽远。陡峭的石阶路上有些湿滑,用手摸着路边一排杂树,慢慢移步,快到山脚,发现手上沾了些湿漉漉的树皮屑。

驻足四顾,左前方不远处,一条无名小河,如狭长玉带,泛着清冷的波光,静静环绕山脚间。河岸边,丛丛枯苇,顶着蓬松的愁绪,憔悴而面黄。一条碎石铺就的窄路通往河流,不由心动,不如就用这河水洗濯。

河面漂浮些枯黄的落叶,以手抄水,冰冷刺骨,丝丝凉意自手指向上猛蹿,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暮然间,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循声望去,原来,枯苇丛中搁浅一小舟,船头的积雪尚未融化,几只小野鸭在其上摇摇摆摆,走来走去。

暮色中,看那小舟,便有了一丝令人怜惜的孤寂。或许它已在此搁置多年,我似乎听见啾啾低闷的声音从小舟深处传来,榫卯相离,绝响四起,这是它生命里最后的动静。我又走近些,细细端详,水波在船体上留下些划痕和纹路,那些黄褐色的斑痕,大

旅途况味